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涵 芬 樓 古 今 文 鈔 簡 編

(六)

吳 曾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六)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0659B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冊目錄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重農貴粟奏	鼂錯	一
請入粟郡縣奏	鼂錯	三
請募民實塞奏	鼂錯	三
限民名田奏	董仲舒	四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五
屯田奏二	趙充國	五
屯田奏三	趙充國	六
劾匡衡張譚奏	王尊	七
復上星孛等奏	劉向	八
治河奏	賈讓	九
辭定策遷官奏	富弼	一一

~~215096~~

議

議廢封建 李斯……………一二

議刻金石 李斯……………一二

諫伐鮮卑議 蔡邕……………一三

肉刑議 孔融……………一四

止庾亮北伐議 蔡謨……………一五

明堂議 魏徵……………一六

城原州議 元載……………一七

禘祫議 韓愈……………一七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一九

濮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二〇

救災議 曾鞏……………二〇

駁議

駁入穀贖罪議 蕭望之……………二四

駁復讐議 柳宗元……………二四

諡議

賈充諡議	秦秀	二五
何曾諡議	秦秀	二六
何忠肅公諡議	虞集	二六
陳文靖公諡議	虞集	二七

冊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諡冊文	蘇頌	二八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二九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冊文	李德裕	三〇

疏上一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三一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三三
陳政事疏	賈誼	三四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四三
訟甘陳疏	耿育	四四
訟馮奉世疏	杜欽	四五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劉向	四六

064581

諫起昌陵疏	劉向	四七
定禮樂疏	劉向	四九
上時政疏	桓譚	四九
復上時政疏	桓譚	五一
上順帝陳吏事疏	左雄	五一
陳事疏	李固	五三
上平吳疏	羊祜	五三
陳九品八損疏	劉毅	五四
論治疏	魏徵	五七
論時政疏二	卽十思疏 魏徵	六二
論時政疏三	魏徵	六三
論十漸不克終疏	魏徵	六五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按疏	李嶠	六八

卷十二

奏議類

疏上二

論百官論事疏	顏真卿	六九
請乘輿還京師疏	郭子儀	七〇
條奏貢舉疏	楊綰	七二
論治亂之略疏	陸贄	七三
論納諫疏	陸贄	七四
諫用皇甫鏞程异爲相疏	裴度	七六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七六
移滄洲過闕上殿疏	曾鞏	七八
請定儲貳疏	司馬光	八一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司馬光	八二
上時政疏	王安石	八四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	八五
論恢復疏	岳飛	八七
上寧宗疏	朱熹	八七
上治道疏	許衡	八九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九一

擒獲宸濠捷音疏 王守仁 九二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九七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 漣 一〇六

論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一二

蠟丸疏 李光地 一三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一三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一六

征邪教疏 洪亮吉 一七

統籌新疆全局疏 左宗棠 一九

疏下一

至言 賈 山 一一

上論劾王戎疏 傅 咸 二五

上蜀川軍事 陳子昂 二六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陳子昂 二六

上軍國機要事 陳子昂 二七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三〇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六冊

卷十一

奏議類

奏

重農貴粟奏 竈 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口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請入粟郡縣奏 量 錯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漑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請募民實塞奏 量 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藁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限民名田奏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葦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燒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

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滄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劾匡衡張譚奏王尊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

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復上星孛等奏劉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佂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治河奏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

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堤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卽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

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隤。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什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辭定策遷官奏 富弼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泊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爲嗣。今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爲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尙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決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諭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惑。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況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蓄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己女。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

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尙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下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歡菽飲水。奔走陛下左右。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爵位金帛之寵。臣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官行之。萬方奉之。況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進警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

奏議類

議

議廢封建 李斯

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議刻金石 李斯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

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濃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濃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諫伐鮮卑議蔡邕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瘵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

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尙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肉刑議 孔融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筮。陳湯之郡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止庾亮北伐議 樂 謨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強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秦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平。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

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於城北，虜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得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明堂議 魏 徵

稽諸古訓，參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泊當塗膺錄，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蠱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饗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預參大議，思竭塵露，增崇山海，凡聖人

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視。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大體傷於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

城原州議元載

四鎮北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尙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無憂矣。

禘祫議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

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宜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使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之。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嚮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嚮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祫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爲有可采。相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韓愈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後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盪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恆掌其事。而墮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謹議。

漢安懿王典禮議 司馬光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扈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竊以爲今日所崇奉漢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救災議 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

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審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

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遊徼之吏。疆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尙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

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不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尙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尙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翦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尙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佗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數鉅萬貫。又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願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奏議類

駁議

駁入穀贖罪議 蕭望之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亂敗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

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君先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鰲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奏議類

諡議

賈充諡議 秦秀

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

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諛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諛荒公。

何曾諛議秦秀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邱明有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命。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諛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簣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况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強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政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諛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諛繆醜公。

何忠肅公諛議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而

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差。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爲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敬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爲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爲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

奉之。略無厭常喜奇。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恆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著。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奏議類

冊文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冊文 蘇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蹟。以象其物宜。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僕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恩。愛於文母。豫太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旣而三年諒陰。九族敦敘。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藏密。怡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讜。詞所不忤。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翱翔乎儒雅之林。經啓於文章之囿。不傷麇卵。不夭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

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衢之尊。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巨象。歲填于牧。方探原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以配尊。然後心遊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氛沴。凶遘霄極。欻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啓。鳥耘逾慕。禮撤三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案諡法。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和。夫孝以安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諡曰孝和皇帝。廟曰中宗。謹上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號玉册文。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夷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紳。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義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甚武之稱。我高祖皇王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曩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捨胤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惟皇帝陛下。清明溥鬯。光耿四海。玄德莫隣。天休大賚。日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遠。尊賢遠佞。禹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閨壺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比周。

覈名實。肇權綱。擇聖德。修舊典。協成質。挖嘉壇。款太一。進正臣。以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無蔽獄。近無留命。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宇消。發倉廩而蝨螟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偃于羣黎。威靈動乎絕域。又以敬養不逮於長樂。昭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志。永錫其教。寬虔劉之罪。興惻隱之仁。迴霜收電。爲之反汗。及單于慕義。景附朔邊。耀德戢兵。謙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晏溫。卿黨網緼。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矣。於是服冕之士。戴鵠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鮎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耀。薦萬斯之年。不惟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固拒。至于三四。羣臣不已。乃曰。兪哉。夫徧覆包含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震懾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頓首謹言。

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册文 李德裕

維會昌五年歲次乙丑。正月己酉朔。一日己酉。光祿大夫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儆。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讓夷。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鉉。及文武百官太中大

夫太常卿臣簡等六千二百二人言。臣聞在昔周宣。獫狁內侵。四牡薄伐。以定王國。則詩人大其功。暨于漢宣。北夷乖亂。呼韓慕義。郅支遠遁。則簡策著其美。惟此二代。稱爲中興。間者開成之末。星孛如雪。螟飛蔽天。先帝感之。黎人懼焉。乃授至聖。遣大投艱。迄茲成功。厥有冥數。伏惟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表應龍翼。粹含乾剛。神全而正氣凝。宇定而天光發。智燭千里。動必察微。心鏡萬機。物來斯應。於是五材用。四維張。建中和之極。綴前聖之綱。重樞機。修法制。刑御家之理。無出壺之言。銷讒邪。遠巧佞。斥背公之黨。退好徑之人。內嚴體貌。增堂陛之峻。外絕締交。抑輔車之勢。古所謂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已。又曰。一心定而萬物服。唯陛下得之。曩者北狄矜功。耗蠹中國。種類盤互。根柢封殖。異術肺附。縞衣如荼。挾邪作蠱。浸淫宇內。倒懸不解。百有餘年。旣而龍祠堙滅。攜國款塞。質帝女。蹙海疆。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爰命梟將。擐旗刈旃。兵塵穹廬。火烈荆榛。颺闕幙。碎轅轡。六羸遯逃。貴主生還。剗滅妖迹。剿除醜類。故名王結髮。冠帶入臣。堅昆稽首。鞮譯來獻。而又姦臣放命。二紀陸梁。據太山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樹其遺孽。以竊兵柄。議者僉曰。精甲十萬。積穀十年。泉魚不察。湯網宜懸。陛下雄斷霆聲。羣疑冰釋。揚清風而掃雲。鼓迅雷以破山。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壺關失險。山東奪魄。屬有戍邊叛將。竊發參墟。人心搖蕩。異議放肆。陛下臨朝而言曰。二寇獲罪于天子。所不捨。未三旬而定。晉陽纔葦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粵首馳報。非至德感物。孰能臻於此乎。由是台宰百辟。藩屏將帥。上言曰。成伐東夷。而肅慎來賀。景翦七國。而王室乃安。莫不始於武功。終致刑措。將以禮上帝。薦祖宗。宜受鴻名。以答玄貺。陛下猶謙遜而五讓之。勤勤罔已。乃屈己以俞之。雲漢爲章。所

以昭法度也。神明其德。所以成教化也。巍巍乎有功。帝堯之則也。勤于大道。玄祖之訓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伏惟陛下不有其名。以保其成。不德其功。以戒其盈。享殷宗之福。致周道之平。熙我王度。永振金聲。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奏議類

疏上一

請封建子弟疏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放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塵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撻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人民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庫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庫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祥。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民未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陳政事疏 賈誼 誼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

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虛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虛。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醢臠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

侯王皆衆體脾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蕘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它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齧。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

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齧。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夫辟者。一面病。病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綻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

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覺。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

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情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氣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勵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虜被戮辱者。不泰迫虜。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龔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飭。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尙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

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謙。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訟甘陳疏 耿青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邳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邳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尙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訟馮奉世疏杜欽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竟。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邳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邳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劉向

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靈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政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旣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塵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起昌陵疏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榑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遠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遊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

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樵。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定禮樂疏劉向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箎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諄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上時政疏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

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復上時政疏 桓譚

臣前獻誓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靈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旣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上順帝陳吏事疏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阡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五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者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主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

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陳事疏李固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于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上平吳疏羊祜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

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馮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

陳九品八損疏 劉毅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

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旣善。刁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措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敍。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

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幾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除姦消亂。靡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論治疏魏徵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蓋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嗅。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沉江。卞和所以泣血者也。旣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史魚所

以遺恨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叡，志存泛愛，引納多塗，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或未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理乎？且世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在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共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誠直，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隳，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旣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醜，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臣聞道德之厚，莫尙於軒唐，仁義之隆，莫彰於舜禹，欲繼軒唐之風，將追舜禹之跡，必鎮之以道德，弘之以仁義，舉善而任之，擇善而從之，不擇善任能，而委之俗吏，旣無遠度，必失大體，惟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欲求垂拱無爲，不可得也。故聖哲君臨，移風易俗，不資嚴刑峻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惠下以仁，正身以義，則其政不嚴而理，其教不肅而成矣。然則仁義，理之本也，刑罰，理之末也，爲理之有刑罰，猶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鞭策無所用，由

此言之。刑罰不可致理。亦已明矣。故潛夫論曰。人君之理。莫大於道德教化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俗化者。行也。末也。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無不務理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道之以禮。務厚其性。而明其情。民相愛則無相傷害之意。動思義則無畜姦邪之心。若此。非律令之所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敕契以敬敷五教。而後任咎繇以五刑也。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也。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患。檢淫邪而內正道。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遭良吏。則懷忠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平。淺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猶鑠金在爐。方圓薄厚。隨鎔制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世之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醇醞之俗。復見於茲矣。後王雖未能專尚仁義。當慎刑恤典。哀敬無私。故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國家。貞觀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於法。縱臨時處斷。或有輕重。但見臣下執論。無不忻然受納。民知罪之無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見言無忤。故盡力以効忠。頃年以來。意漸深刻。雖開三面之網。而察見川中之魚。取捨在於愛憎。輕重由乎喜怒。愛之者。罪雖重而強爲之辭。惡之者。過雖小而深探其意。法無定科。任情以輕重。人有執論。疑之以阿僞。故受罰者無所控告。當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窮其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又五品以上有犯。悉令曹司聞奏。本欲察其情狀。有所哀矜。今乃曲求小節。或重其罪。使人攻擊。惟恨不深。事無重條。求之

法外所加十有六七。故頃年犯者懼上聞。得付法司。以爲多幸。告訐無已。窮理不息。君私於上。吏姦於下。求細過而忘大體。行一罰而起衆姦。此乃背公平之道。乖泣辜之意。欲其人和訟息。不可得也。故體論云。夫淫泆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罰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我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之法。我從而寬宥之。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輕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聖人之於法也。公矣。然猶懼其未也。而救之以化。此上古所務也。後之理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先爲之意。及其訊之。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而陷之。欲望道化之隆。亦難矣。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疑則與衆共之。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故舜命咎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訊衆所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故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者也。立愛憎者也。右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通相疑也。欲其盡忠立節。難矣。凡理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主不敢訊。不旁求。不貴多端。以見聰明。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伍其辭。所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聽之耳。不使獄吏鍛鍊飾理。成辭於手。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析言以破律。任案以成法。執左道以必加也。又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十仞。金鐵在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而魚鱉莫之

歸也。故爲君以苛爲察，以功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訐多爲功，譬猶廣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夫賞宜從重，罰宜從輕。君居其厚，百王通制，刑之輕重，恩之厚薄，見思與見疾，其可同日言哉！且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況萬乘之主，當可封之日，而任心棄法，取怨於人乎？又時有小事，不欲人聞，則暴作威怒，以弭謗議。若所爲是也，聞於外，其何傷？若所爲非也，雖掩之何益？故諺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人不聞，莫若勿言。爲之而欲人不知，言之而欲人不聞，此猶捕雀而掩目，盜鐘而掩耳者，祇以取誚，將何益乎？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史，武有戒慎之銘，此則聽之於無形，求之於未有，虛心以待下，庶下情之達上，上下無私。君臣合德者也。魏武帝云：有德之君，樂聞逆耳之言，犯顏之諍，親忠臣，厚諫士，斥讒慝，遠佞人者，誠欲全身保國，遠避滅亡者也。凡百君子，膺期統運，縱未能上下無私，君臣合德，可不全身保國，遠避滅亡乎？然自古聖哲之君，功成事立，未有不資同心，予違汝弼者也。昔在貞觀之初，側身勵行，謙以受物，蓋聞善必改，時有小過，引納忠規，每聽直言，喜形顏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辭，自頃年海內無虞，遠夷懾服，志意盈滿，事異厥初，高談疾邪，而喜聞順旨之說，空論忠讜，而不悅逆耳之言，私嬖之徑漸開，至公之道日塞，往來行路，咸知之矣。邦之興衰，實由斯道。爲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數年以來，每奉明旨，深懼羣臣莫肯盡言，臣切思之，自比來人或上書，事有得失，惟見述其所短，未有稱其所長。又天居自高，龍鱗難犯，在於造次，不敢盡言，時有所陳，不能盡意，更思重竭其道，無因且所言當理，未必加於寵秩，意或

乖忤。將有恥辱隨之。莫能盡節。實由於此。雖左右近侍。朝夕塔墀。事或犯顏。咸懷顧望。況疎遠不接。將何以極其忠款哉。又時或宣言云。臣下見事。祇可來道。何因所言。卽望我用。此乃拒諫之辭。誠非納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嚴顏。獻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過。若主聽則惑。事有不行。使其盡忠讜之言。竭股肱之力。猶恐臨時恐懼。莫肯效其誠款。若如明詔所道。便是許其面從。而又責其盡言。進退將何所據。欲必使乎致諫。在乎好之而已。故齊桓好服紫。而合境無異色。楚王好細腰。而後宮多餓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猶死而不違。況聖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應。信不爲難。若徒有其言。而內無其實。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論時政疏二 卽十思疏 魏徵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旣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

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論時政疏三魏 徵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癩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尙扇。夫上風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窺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游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維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

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論十漸不克終疏 魏徵

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樸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斯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橫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非興邦之至言。

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跡。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日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爲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聞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樸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樸。未之有也。未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慾。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

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已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爲申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己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夏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旣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靈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陸，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兇醜作孽，忽近起於穀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

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嘆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德。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義。冀千慮一得。衰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

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 李 燾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尙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以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恆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其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閒。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采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案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

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可，委之心膂，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卷十二

奏議類

疏上二

論百官論事疏 顏真卿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奏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舍此不爲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關礙所以防

壅閉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闕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弊。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迄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卻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繇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儻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繇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此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箝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有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請乘輿還京師疏 郭子儀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崑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

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彊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用能剪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罕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席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勢則然。比吐蕃凌逼。變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竄虛名。苟逃實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宮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仿徨暴露。越在陝服。斯關於委任失人。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流言。不誠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羣嘯。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南自覃懷。徑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隄。裁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鬪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指所慮。豈不以京畿新罹剽掠。田野空虛。恐糧峙不克。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斥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豈刁易牙之權。任遽瑗史鱸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迨繆。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訓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

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條奏貢舉疏 楊 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詐。茲道寢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偶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經。從此積弊寢而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讒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不先擇下臣。古先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悌及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尙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

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官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例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准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待詔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

論治亂之略疏 陸 贄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戰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旣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缺。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見稅侯王之廬。算稗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失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覺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興。

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委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然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尙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論納諫疏 陸 贊

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昧。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

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尙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爲稱者。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言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雖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

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六。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驕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強。懷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驕辯而銜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願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懷。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得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諫用皇甫鎛程异爲相疏 裴 度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爲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憐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堯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閒晏。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曾 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鳥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遙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不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續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域。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閒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宴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

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禮。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宴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聖神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役。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輿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

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竄齋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衽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三四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之所以繼代。而成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洵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免置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

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河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世。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閱遠崇侈。循之無窮。至於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定儲貳疏

司馬光

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況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思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對糧尺帛。未嘗不嚴。

固肩鏹。擇人而守之。況國家融明閎茂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臥則計之。感歎流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矐矐藹藹。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爨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被蒙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蚤留神裁察。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司馬光

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沈於深淵。浮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歷冬無雪。煖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子遺。都城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爲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爰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

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屋。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惟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

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弊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嘿。復有所陳。惟陛下下裁察。

上時政疏 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

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以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以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所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請立志以成中興疏 李綱

臣伏觀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臨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蒸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竦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其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于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于披輿地圖于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于前。功成于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于當年。名垂于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維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舍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智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充而行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爲度。必以施于長久。可傳于後世爲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于用兵。只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旣備。則士奮于朝。農安于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彊。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情。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旣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范蠡說越王句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以富彊。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

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修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勘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爲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招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爲。以成勘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尙庶幾未填溝壑。獲觀陛下恢復中原。摠憤千古。志願畢矣。

論恢復疏 岳飛

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上寧宗疏 朱熹

臣竊惟皇帝陛下。祇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辭章小技。誇多以爲博。鬪靡以爲工而已也。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爲過矣。臣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顧問之勤乎。然嘗聞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過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

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其俯仰顧盼之間。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竊徒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

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

上治道疏 許衡

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君。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言者矣。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款陳於後。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同列之臣。而止耳。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綱紀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憎喜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

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尙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眞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閒。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卽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人君不察。以諂爲恭。以訐爲公。以

欺爲可信。以佞爲可近。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妒賢。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象屢變。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內殷富。黎庶樂業。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咸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曷若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立。治功可必也。

代劾宦官疏

李夢陽

臣等伏念人主以辯奸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幼國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始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高鳳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媒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

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己行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齏粉菹醢。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游。恣無厭之慾。以累聖德乎。竊觀自古閣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爲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擒獲宸濠捷音疏

王守仁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虐饑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投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

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噪並進。梯緬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記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卽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沅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

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燄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伴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

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八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先卻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礮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礮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剋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敗。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元帥參贊尙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廬琦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鏗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旣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萬數。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手加額。眞若

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別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竊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洲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四方震懼。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出身與之爭衡。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燄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儼

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翕然有指臂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兵。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瑛。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疇。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斌。王軾。劉清源。劉守緒。傅南橋。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祕。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軌之謀。已有十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游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謹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以清朝政。以絕外患事。臣前任兵部車

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閒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於西虜凡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西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西虜者水草之衆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西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姦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

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一用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一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一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一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一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旣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一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一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吾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

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聲於人曰。皇上本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及今則將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呂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呂本。呂本鈔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司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

將長孫嚴効忠冒兩廣奏捷功。陸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効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効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昞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効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仕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備既作。倣倣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効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効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西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西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

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拏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拏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嵩旣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劾。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旣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福澤之深。祖宗立法。

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西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勤者。雖貪如盜。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尙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歛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預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輾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

親家。夫既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既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置之部屬。南京使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贖。或心有所愛憎。則峻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怏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

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徼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旣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尙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旣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西虜前旣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旣去。豪傑必出。功賞旣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閒設伏。決一死戰。雖擊爾喀之頸。梟阿魯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旣去。外賊旣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

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齋。謹奏。

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 遵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閒之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乎。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資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姦。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姦。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闕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令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

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讎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灌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是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

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讎王安。而實敢讎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閒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置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麤。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挈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

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挪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讎。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方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郿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憾者。王者守在四域。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

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閒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憾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上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龍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閒乎此。又寸鬱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閒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八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稟擬。必忠賢

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敕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君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

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唯皇上鑒職一點血誠。卽賜施行。論京官久任之法疏 王命岳

臣觀自古興朝致治。皆由官多久任。我朝設官分職而外。各省兩司郡邑。猶行三年考績之法。在京自京堂而上。有半載一遷者。有一二月一遷者。蓋緣缺一正卿。必陞一亞卿。陞一亞卿。必取諸司寺。於是右者轉左。少者轉正。丞者轉少。故陞一官而舉朝之官皆陞也。臣思朝廷建立百官。將爲諸臣名位顯榮計乎。抑爲國家料理庶事計乎。如爲諸臣名位計。則一歲數遷。無所不可。如爲國家庶事計。則如前速化。臣誠未見其宜也。夫人之才智。不甚相遠。初授一官。百事茫然。數月而後。知其大略。又數月而後。知其節目。又數月而後。悉其情弊。雖甚奇才英敏。初不得不問諸吏胥。迨經事既久。肯綮熟嘗。而下人始無所逃其照。此久任之效也。今也不然。其歷任半載者。署中典故。纔略通曉。而此身已爲他衙門所有矣。其歷任一二月者。跋前疐後。未知所措。忽更一署。又復如是。以故靡有十年之吏。堂無百日之官。官生吏熟。官暗吏明。線索在下。百弊叢興。諸臣之官階日崇。而各衙門之政事日壞矣。今欲矯其偏。非久任斷斷不可。蓋久任則歷事久而陞遷遲。歷事久則職業修。陞遷遲則名器重。名器重則朝廷尊。職業修則郅隆奏。而且人絕僥倖之心。仕靜凌躐之氣。所謂一舉而數善皆備也。伏乞敕下吏部詳議。凡正卿亞卿。必滿三年之考。其餘卿寺。或宜滿三年。或宜滿兩載。酌妥具載。以便永遠遵行。將唐虞庶績咸熙之盛。可再見於今日矣。毋

徒因循現行事例而不更求良法也。

蠟丸疏 李光地

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而賊之勢亦窮矣。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耿逆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兵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地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於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七八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比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師。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州漳州地略相屬。接應尤極便易。臣乞皇上密馳詔旨。敕總兵官閒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睠見太陽。尙幾幸於萬一。倘有可採。伏乞睿鑒。施行。緣在患難之中。奏對失體。仰維聖明。照亮。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臣以至愚。荷蒙皇上隆恩。畀以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而每月以來。捧讀聖諭。愷切周詳。仁政皆已舉行。臣愚無可更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誠敬。明恕精一。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願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竊總總私憂過計。而欲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姤。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戒慎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諂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此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事。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君。孰不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之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

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臨御。如日中天。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文王視民如傷。望道如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欲望人繩愆糾繆。而及於其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返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爭。磋切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後知嚴憚匡拂。益我良多。而順從不違者。推己而墜之淵也。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而太平可覩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少慰。此念一轉。初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嗜欲晏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慎。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驕泰卽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

之一心。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
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
舉不外乎此矣。

請分別賢能疏 曹一士

伏讀諭旨有云。百姓安則朕躬安矣。大哉皇言。聞者感涕。臣愚以爲欲百姓安。務在弗擾之而已。而其要
莫先於慎擇督撫。督撫者守令之倡也。督撫不擾守令。守令不擾小民。而天下之民莫不安矣。自大吏以
至小吏。皆有賢員。有能員。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何謂賢。
務持大體。與民休息者是也。何謂能。趨事赴功。綜核名實是也。天下能吏多而賢吏少。則吏治必有不得
其平者。不可不急加甄別也。臣查督撫之保題守令。其辭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也。爲人明白也。辦事勤
慎也。其實跡則錢糧無欠也。開墾多方也。善捕盜賊也。果如其言。洵所謂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贓污虧
空聞。或以草菅民命劾。所謂貪吏酷吏者。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若夫吏之賢者則不然。惻怛愛人而已。
悃悞無華而已。敬以事上。不爲詭隨而已。吏人同聲謂之不煩而已。此數者。皆督撫所視爲無能者也。然
而賢者則必出於其中。度今世不少其人。而督撫薦剡。曾未及此。毋亦重視能而輕視賢之故耶。抑知狃
於積習。以能吏卽爲賢吏耶。且臣恐督撫所謂能者。非真能也。以趨走便利而謂之能。則老成者爲遲鈍
矣。以應對捷給而謂之能。則木訥者爲迂疎矣。以逞才喜事而謂之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且或以武健
嚴酷。不恤人言而謂之能。則勞於撫字。拙於鍛鍊者。謂之沽名釣譽。才力不及。而掇拾細故。以劾罷之矣。

好尚一乖。取舍頓異。及至所取者潰敗決裂。則曰臣不合。誤舉於前。統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者可議其罪。誤劾者何從而加之罰乎。臣聞之子輿氏曰。尊賢使能。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賢與能之宜別也。臣愚以爲今之督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事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二者皆不明於賢能之義也。敢請皇上特頒諭旨一道。辨晰賢能。詳加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蓋勉之於賢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蓋勵之於能也。若賢非真賢。能非真能。則必諭之而不悟。導之而不從。惟皇上卽賜乾斷。以罷斥之。庶督撫靡不洗心滌慮。以仰答聖明矣。至其所屬守令。勅於保題薦舉時。各分填賢員能員字樣。然後條疏實事於下。如能員而有敗行。許督撫自行檢舉。若賢員而著劣跡。則督撫從重處分。倘其屬所舉一無賢員。則非大吏正己率屬之方。卽賢者有壅於上聞之患。督撫之賢否。且視其所舉而燎如矣。如是則以知人之哲。爲安民之惠。皇上之仁心仁政。寄之數人。天下百姓。有不並受其福者哉。

征邪教疏

洪亮吉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於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漢之張角張魯。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智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於中葉以後。政治略弛之時。然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不惜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衆若

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擗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尙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宜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旣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之餘。屏民使不得歸。於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亦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使後。以抵官兵。故諸臣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計。可盡殺乎。卽可盡殺。亦非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宜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旣散。真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礮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宜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旣不能消弭。化導於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於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旣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於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逮下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道。道府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踣於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宜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

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能復入雞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者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與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統籌新疆全局疏 左宗棠

竊臣於五月二十四日。欽奉諭旨。關外軍情順利。吐魯番等處收復後。南八城門戶洞開。自當乘勝底定。回疆殲除醜類。以竟全功。惟計貴出於萬全。事必要諸可久。吐魯番固爲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蘇等處。尙有可據之形勢否。回酋報知怕夏縛送白彥虎繳回南八城之說。是否可恃。伊犁變亂多年。前此未遑兼顧。此次如能通盤籌畫。一氣呵成。於大局方爲有裨。該大臣親總師干。自以滅此朝食爲念。而如何進取。如何布置。諒早胸有成竹。爲朝廷紓西顧之憂。其卽統籌全局。直抒所見。以慰廛念等因。欽此。跪誦之餘。具仰我皇上眷顧西服。聖慮深遠。於保大之中。厯馭邊之略。欽佩何言。竊惟立國有疆。古今通義。規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勢。必合時與地通籌之。乃能權其輕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來。中國

邊患西北恆劇於東南。蓋東南以大海爲界。形格勢禁。尙易爲功。西北則廣漠無垠。專恃兵力爲強弱。兵少固啟戒心。兵多又耗國用。以言防。無天險可限。戎馬之足以言戰。無舟楫可省。轉饋之煩。非若東南之險阻可憑。集事較易也。周秦至今。惟漢唐爲得中策。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國勢遂益以不振。往代陳蹟。可覆按矣。顧祖禹於地學最稱淹貫。其論方輿形勢。視列朝建都之地爲重輕。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環衛北方。百數十年無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謂九邊皆成腹地。卽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以達張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遙通。而後畿甸宴然。蓋祖宗朝削平準部。兼定回部。開新疆立軍府之所始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卽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而況今之與昔。事勢攸殊。俄人拓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爲之遮閔。徙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爲綢繆者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萬里。一時帷幄諸臣。不能無耗中事西之疑。聖意堅定不搖者。推舊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區。邊軍仍舊餉。不外加。疆宇益增鞏固。可爲長久計耳。方今北路已復。烏魯木齊全境。祇伊犁尙未收回。南路已復。吐魯番全境。祇白彥虎率其餘黨。偷息開都河西岸。喀什噶爾尙有叛奔逃軍。終煩兵力。此外各城。則方去虎口。如投慈母之懷。自無更抗顏行者。新秋採運足供。餘糧栖畝。鼓西而行。宣布朝廷威德。且剿且撫。無難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魯特諸部落。則等諸邱索之外。聽其翔泳故區可矣。英人爲安集延說者。慮俄之蠶食其地。於英有所不利。俄方爭土耳。其與英相持。我收復舊疆。兵以義動。設有意外爭辯。在我仗義執言。亦決無所撓屈。至新疆全境。向稱

水草豐饒。牲畜充物者。北路除伊犁外。奇台古城濟木薩至烏魯木齊昌吉綏來等處。回亂以來。漢回死喪流亡。地皆荒蕪。近惟奇台古城濟木薩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開墾。收穫甚饒。官軍高價收取。足省運脚。餘如經理得宜。地方始有復元之望。南路各處。以吐魯番爲腴區。八城除喀喇沙爾所屬地多磽瘠。餘雖廣衍。不及北路。而饒沃或過之矣。官軍已復烏魯木齊吐魯番。雖有駐軍之所。而所得腴地。尙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復。經畫得人。軍食可就。地採運。餉需可就。近取資。不至如前此之拮据憂煩。張皇靡措也。區區愚忱。實因地不可棄。兵不可停。而餉事匱絕。計非速復腴疆。無從著手。局勢所迫。未敢玩愒。相將。至省費節勞。爲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合無仰懇天恩。飭戶兵兩部。速將咸豐初年陝甘新疆報銷卷冊各全分。及新疆額徵俸薪餉需兵制各卷宗。由驛發交肅州。俾臣得稽考舊章。按照時勢。斟酌損益。以便從長計議。奏請定奪。茲因欽奉諭旨。統籌全局。直抒所見。謹據愚見所及。披瀝密陳。伏乞聖鑒。

奏議類

疏下一

至言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

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綺。四馬驚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餼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彞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

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縗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嬖。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

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於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上論劾王戎疏 傅咸

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令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旣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旣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尙書。臣之闕塞。旣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尙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於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尙書而當有罪乎。

上蜀川軍事 陳子昂

臣伏見劍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爲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尙在其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石可盈足邊郡主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斛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卽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準此賦斂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安人富國彊兵之神算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爲九等稅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爲驢主稅錢者以充腳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勒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苟爲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臣伏見四月三十日勅廢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免五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羌首領二十年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己潤屋今一旦停廢失其大利必是勾引生羌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且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卽錄奏稱加法以懲其姦庶可久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旣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屬州縣土豪大族阿隱相容徵斂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爲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其中若以甲兵捕之則鳥散山谷如州縣怠慢則劫殺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卽可富國若縱而不括以養賊徒蜀川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允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容因此浸漁剝奪旣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因卽逃亡凶險之徒聚爲劫賊今國家若不清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爽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劍南蠹弊如斯卽日聖恩停軍息役若官人清正劫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軍國機要事 陳子昂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召懷昌。昌等顛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隔。未審此詐。國家若無私契。與安東往來。臣恐凶賊多端。詐僞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卽西侵者。深恐圍略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略。則遼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爲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衆懼。急則人搖。人搖則賊得其勢。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服姦。大義常存。人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未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卽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卽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噉。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積。今國家爲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隲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冰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鄰黨。凶羯姦謀。覘知此隙。驅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寶。防備遠策。良宜豫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府庫虛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恩養聖朝。甚矣厚矣。及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驅使。又勞聖恩。遠訪外人。外人先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

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令忠賢效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張立遇等喪律。實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爲智。任權者以傾巧爲賢。羣居雷同。以殉私爲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爲愚。陛下又寬刑漏網。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今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卽今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況未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違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期。懼罪逃散爲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趁期。亦恐不及。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況兵疲不堪用。吳廣陳勝爲盜。由此切急切急。卽日江南淮南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船夫多是客戶。游手墮業。無賴雜色人。發家來時。惟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歎。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僦。向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騷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租米現在虛實。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倘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爲賊所圖。切急切急。楊元感以此爲亂。實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點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麓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苟且之心。伺國瑕隙。頗搖風俗。國家大政。須人無二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卽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產業者。有遊俠聚盜者。有奸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如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役之。臣恐無賴子弟。暴橫日廣。上不爲國法所制。下不爲州縣所羈。又不

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好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寵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浮浪。富族強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浮人。安於泰山。一者以懼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弟。自不敢爲過。昔漢祖征山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有強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羣敗衆者。惟在奸雄。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卽日軍中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未敢虛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彌廣。山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役。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應詔言事 王禹偁

伏覩陛下卽位赦書云。所宜開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卽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冤。貶官商山。咎實因此。尋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勅書。雖無報於朝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位之初。赦書旣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所見。隱而不言。是上

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求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四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太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於舜也。舜不孝於堯也。伏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言路。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爲陛下卽位之始。當順人心。宜勅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州。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強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爲陛下宜經制。

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於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爲空言。臣所以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一闕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行修於家。學推於衆。然後薦用。登之於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沿革。未嘗遠去此道者也。隋唐以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霑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爲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

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真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旣無恥格之風。漸多闕茸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於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農卽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以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不及於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舜禹皆壽百有餘歲。當時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此旣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又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譽謬之士。知進而不疑。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

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垪傳。憲宗嘗命垪銓品庶官。垪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垪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審諤之士。知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轡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尙書。方得登殿。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天聽。褻黷至尊。無甚於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纖傾巧之徒。知退者也。臣愚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伏惟陛下承二聖之貽謀。鑒千古之治道。明比日月。幾先鬼神。聖智所周。不遺一物。英斷所及。出於百王。而又三事大臣。受遺輔政。豈容郎吏。輒議國經。蓋以臣素被寵光。常思報效。有所貯蓄。不敢緘藏。臣又念詔書云。言之而不用。罪在

朕躬求之而不言。咎將誰執。臣不勝大願。所以輒進狂瞽。上干冕旒。伏惟陛下踐詔書之言。則天下幸甚也。謹齋戒拜疏。實封附遞。以聞。惟陛下寬其罪而念其誠。以來諫諍之路。則臣死無恨矣。

虹口法院 移交
陳公博系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0659B

上海圖書館

